

村上春树随笔系列

村上朝日堂

林少华 译

●搬家杂记

●如何讨女孩欢心

●我遇见的名人

●早婚对男人是好是糟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村上春树随笔系列

村上朝日堂

林少华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上朝日堂/(日)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. —上海：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5.1

(村上春树随笔系列)

ISBN 7 - 5327 - 3568 - 0

I. 村... II. ①村... ②林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
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5472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村上朝日堂

[日]村上春树 著

林少华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96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3 字数 100,000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 — 10,100 册

ISBN 7 - 5327 - 3568 - 0 / · 2046

定价: 13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Haruki Murakami

MURAKAMI ASAHIKO

Copyright © 1984 Haruki Murakam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Haruki Murakami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

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.

图字：09-2003-320号

译者短语

年初见村上春树的时候，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“中华料理”。他有点难为情地笑笑，未予回答——大概认为面对远道而来且初次见面的中国人直说不喜欢“中华料理”未免失礼。但我听说他是不喜欢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喜欢的“中华料理”的。当我译完《海边的卡夫卡》开始翻译他的随笔的时候，终于在这本小书里找到了言之凿凿的“铁证”——“‘中华料理’一概不吃……我对中国人和中国人决不怀有不好的感情，相反，总的说来是有极大的兴趣的，熟人里有几个中国人，我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中国人出场。尽管这样，我的胃还是拒不接受‘中华料理’。”

不仅如此，我还从中考证出原来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绿子真有可能就是村上现在的太太——

若干读者来信问起过，当时没敢说是谁——在那篇和安西水丸的对谈中，村上介绍了和太太相识的缘起。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闹“学潮”时班上讨论“美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”，而她因为是天主教女校考上的，对政治茫茫然一无所知，于是一个劲儿追问什么是帝国主义，高中时代就经常向女孩献殷勤的村上赶紧教她，一来二去要好起来。“不过当时并没有跟结婚挂钩，我有个正相处的女孩”。喏喏，这岂不是和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，简直不打自招！难怪村上在《挪威的森林》后记中说这部作品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，“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”。

在这点上，可以说既没有比村上更远离媒体的作家，又没有比村上更裸露“私人”的作家。这本书里的随笔是一九八二年开始写的，在一本名叫《日刊打工新闻》的刊物上连载了一年半。那时村上刚出道不久（一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），年龄三十刚刚出头，因此书中的青春往事都还相去不远，自然写得分外生动分外真切，从中不难找出少年春树和青年春树的音容笑貌，而且大多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例如上高中时他曾为讨好一个被电车门夹住纸袋的“十分可爱的

女高中生”，飞身扑上前帮她拉纸袋而将纸袋拉成两半，致使袋里的东西哗啦啦散落在路轨上——讨好没讨成，赶紧逃之夭夭。婚后一次“‘吱溜溜’喝自己做的大酱汤、吃自己做的炖萝卜干”时忽然想起今天是情人节。情人节该是女孩向男孩赠送巧克力的日子，而自己却一粒巧克力也没捞到，于是深感自己的人生窝囊透顶，“我的人生从某一时刻开始偏离正轨，沦为在情人节的晚上做萝卜干和油豆腐炖菜之人了！”

村上的随笔主要写他个人，写他的人生际遇、所感所思和喜怒哀乐。当然，随笔(essay)不同于日记，不可能百分之百实有其事，但又不至于像小说那样无中生有。日本读者倒是相信那就是原原本本的村上春树。既然村上的同胞们相信，那我们照单全收也无妨。

最后说一句，此书何以叫《村上朝日堂》，据一位日本编辑猜测，可能因为给这本书画插图的(原书有插图)安西水丸^①原名叫“渡边升”(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常用此名)，而“升”即“朝日”之意，村上

① 日本画家(1942—)。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系，多次为村上春树作品画插图。

春树与之搭档,故而称“村上朝日堂”。但这终究属于猜测,实情不得而知——不知也无妨。

林少华

二零零三年初秋

于东京

目 录

译者短语 / 林少华 / 1

打工 / 1

荞麦面馆的啤酒 / 3

三十年一次 / 5

离婚 / 7

夏天 / 9

千仓 / 11

渡轮 / 13

文章的写法 / 15

“以后的事” / 17

出租车司机 / 19

报酬 / 21

清洁的生活 / 23

- 雅库扎 / 25
再谈神宫球场 / 27
搬家杂记(1) / 29
搬家杂记(2) / 31
搬家杂记(3) / 33
搬家杂记(4) / 35
搬家杂记(5) / 37
搬家杂记(6) / 39
文京区千石和名叫彼得的猫 / 41
文京区千石的幽灵 / 43
国分寺 / 45
大森一树 / 47
地铁银座线的黑暗 / 49
双排扣大衣 / 51
体重的增减 / 53
电车与电车票(1) / 55
电车与电车票(2) / 57
电车与电车票(3) / 59
电车与电车票(4) / 61
情人节的萝卜干 / 63
生日 / 65
姆米爸爸与占星术 / 67

- 合拍的猫和不合拍的猫 / 69
隆美尔将军与餐车 / 71
炸牛排 / 73
餐车上的啤酒 / 75
在外地看电影 / 77
比利·怀尔德的《日落大道》 / 79
蚂蚁(1) / 81
蚂蚁(2) / 83
话说蜥蜴 / 85
话说毛毛虫 / 87
豆腐(1) / 89
豆腐(2) / 91
豆腐(3) / 93
豆腐(4) / 95
话说辞典(1) / 97
话说辞典(2) / 99
如何讨女孩欢心 / 101
弗里奥·伊格莱西亚斯好在哪里！(1) / 103
弗里奥·伊格莱西亚斯好在哪里！(2) / 105
三省堂书店里的思考 / 107
对谈(1) / 109
对谈(2) / 111

- 我遇见的名人(1) / 113
我遇见的名人(2) 藤圭子 / 115
我遇见的名人(3) 吉行淳之介 / 117
我遇见的名人(4) 山口昌弘 / 119
书的故事(1) 《日刊打工新闻》的优点 / 121
书的故事(2) 老鹰拥有土地? / 123
书的故事(3) 赊账买书 / 125
书的故事(4) 签名售书杂感 / 127
缩略语 / 129
话说警察(1) 职务询问 / 131
话说警察(2) 陈述书 / 133
不看报纸 / 135
希腊的信息传播方式 / 137
迈锡尼的小行星旅馆 / 139
希腊的餐馆 / 141
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(1) / 143
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(2) / 145
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(3) / 147
再谈维也纳风味牛排 / 149
毛毛虫续篇(1) “月夜的队伍” / 151
毛毛虫续篇(2) “毛虫罐悲剧” / 153
拷问(1) 抱石和钢钻 / 155

-
- 拷问(2) 搔痒和切手指 / 157
拷问(3) 梅尔·布鲁克斯的《世界的历史·第一部》 / 159
卡萨布兰卡问题 / 161
越南战争问题 / 163
电影字幕问题 / 165
《荒野七人》问题 / 167
硬汉哈利问题 / 169
专栏即将结束 / 171
号外 正月真好(1) / 173
号外 正月真好(2) / 175
村上春树 & 安西水丸 / 179
千仓的早餐 / 179
千仓的晚餐 / 185
千仓冲浪风情画 / 189
早婚对男人是好是糟? / 192

后记 / 203

打 工

学生时代——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——打工的每小时平均工钱差不多等于在酒吧喝一杯咖啡的平均价钱。具体说来，六十年代末期为一百五十日元左右。记得一盒“hi-lite”烟八十日元，一本少年画报一百日元。

我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买唱片了。干一天可以买一张密纹唱片。

如今咖啡三百日元而打工每小时五百日元，行情变了一些，干一天能买两张唱片。

只看数字，似乎这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好过了。但从生活感觉来说，我不认为好过多少。过去家庭主妇很少做钟点工，更没有高利贷催命。

数字这东西极为复杂。所以总理府统计局那地方不大可信，GNP^①绝对莫名其妙。

如果把 GNP 那东西“通”一声放在新宿西口广场，想摸谁都可以摸两下，那么我也可能相信。若不

然，我才不相信那没有实体的玩意儿。

在这方面，我认为竹村健一^②和田中角荣^③实在很伟大。因为他们明知数字形迹可疑，却又信手拈来为己所用。那种程度的数字，一本小手册足矣。

这个不说也罢。反正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学生时代打工买来的唱片，一张张认真欣赏。总之，问题不在于数量多少，而在于质量如何。

① 国民生产总值。

② 日本文艺评论家(1930—)。现为拓殖大学客座教授，致力于未来经营的研究。

③ 日本政治家(1918—1993)。1972年至1976年任首相。

荞麦面馆的啤酒

一九八一年夏天从城区搬来郊外，最伤脑筋的是大白天根本见不着有人东游西逛。住户大半是工薪阶层，无不早出晚归。理所当然，白天街上只有主妇。我原则上只有早晚写作，午后便在附近游游逛逛。游逛起来，感觉甚是奇妙——周围人都投以狐疑的眼光，好像自己干了坏事似的。

看来街上多数人把我看成了学生哥儿。散步之间，老太婆问我是不是要租房子，出租车司机问我学习够辛苦的吧，唱片出租店要我出示学生证。

虽说这一年到头一件夹克一双运动鞋，但毕竟三十三岁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该被人看成学生。在街上人眼里，想必大白天就东游西逛的人都应该是学生。

在城区就绝对没这等事。中午在青山大街散步，时不时碰见和我同样的人，尤其经常和插图画家安西水丸不期而遇。

“安西君，干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，哪里，是啊，这个，没干什么的。”

便是如此情形。至于安西真是有闲之人还是忙而不形于色，个中情由全然无从知晓。

一句话，城里莫名其妙的男女所在皆是，这些人大白天就东游西逛。是好是坏我不清楚，但自在还是自在的。光是在荞麦面馆吃午饭时要啤酒而对方不显出诧异神情，这点就足以让人庆幸。因为荞麦面馆里喝的啤酒的确好味道。